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納粹德國在波蘭南部奧斯威辛設立集中營，殘殺110萬人，當中逾9成是猶太人，成為納粹大屠殺的象徵。約300名大屠殺倖存者聯同多國元首政要，於今天聚首波蘭，紀念集中營解放70周年。很多倖存者已年屆9旬，或是最後一次出席大型悼念活動。有人表示永不原諒納粹暴行，強調無止盡的戰爭毫無意義，但逝者已矣，對當前和平感到欣慰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、陳國麟



■集中營的大門，至今仍留下沉重氣息。法新社

納粹集中營解放70周年 倖存者重返奧斯威辛

罪無可恕 和平猶可追



■其中一間房內，掛了當年被送往做人體實驗的小童照片。法新社



■營內的「中央桑拿房」。法新社

■一名倖存者重臨舊地，忍不住流下男兒淚。法新社

倖存者以德報怨 與納粹軍後代「上契」

羅馬尼亞出生的猶太女子科爾年僅10歲時，與雙親及孿生姊妹被抓進奧斯威辛集中營，更被迫參加慘無人道的醫學實驗。雖然她受到納粹百般折磨，但獲救至今一直主張寬恕而非報復，更決定「收養」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的孫兒，成為一時佳話。

科爾和姊妹當年如姐上肉般任由宰割，每周最少接受5次注射，藥效令科爾極度不適，不過她咬緊牙關，最終活下來。

現年80歲的科爾居於美國，並成立「燭光」大屠殺紀念館和教育中心，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但她並非宣揚憤怒，而是寬恕。「無人可以給予或奪走我寬恕的權力，我拒絕成為受害者，因此我獲得解放。」

科爾前年收到自稱是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孫兒赫斯的電郵，表示希望與她見面，科爾不僅答應會面，其後更成為對方的義祖母。

「活着是最好的復仇」

納粹德軍在1944年5月入侵匈牙利，當時年僅15歲的甘斯一家隨同奧拉迪亞全市近2.5萬名猶太人，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，她一家最終只有她和母親活下來。如今將屆86歲的甘斯首次重返舊地，她坦言此行並不好過，但具有重要意義，並稱「活着便是最好的復仇」。

甘斯指，當年抵達集中營後，納粹兵把男女分成兩行排列，聲言「你們長途跋涉到來要洗澡」，之後才知道原來這是「篩選」過程。她說：「軍官看一眼便決定你的生死，若他指向左邊，便是送往毒氣室和火葬場；指向右邊則是成為奴隸。」

來自波蘭的林登鮑姆同年7月被送入集中營，翌年1月，納粹軍隊節節敗退，包括林登鮑姆和幾名家人等1,500名俘虜被迫「死亡行軍」到另一集中營，由於囚衣難抵嚴寒，1,500人中僅500至600人活着抵達。

歐洲仍瀰漫反猶情緒

現年88歲的林登鮑姆提到早前造成4名猶太人死亡的法國巴黎超市人質事件，他稱時至今日歐洲仍然瀰漫反猶情緒，「70年了，如今猶太人走在歐洲街上，仍要擔憂性命安全。」甘斯亦形容反猶情緒「可能還會持續上千年」。

■這名老伯展示當年被紋在臂上的囚犯編號。路透社

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為「清洗」猶太人，推行喪心病狂的「最終解決方案」，設立奧斯威辛集中營，迫他們從事嚴苛勞動工作、進行人體實驗，最臭名昭著是用作集體屠殺的毒氣室。蘇聯紅軍在1945年1月27日攻入奧斯威辛，當時營內僅剩7,000名俘虜。

多國政要參與 包括德總統

今天標誌着集中營解放70周年，悼念活動有來自以色列的集中營倖存者參與，而出席的政要包括比利時國王菲利浦伉儷、荷蘭國王亞歷山大伉儷、法國總統奧朗德、德國總統高克、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等，俄羅斯、美國和以色列則會派次一級官員作代表。曾任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私人助理的波蘭克拉科夫大主教齊維什，會代表梵蒂岡出席。

雖然不少集中營倖存者已年屆九旬，對當年慘況依然記憶猶新。95歲的帕辛斯基是首批送到集中營的700名波蘭戰俘之一，他抵達後隨即分配到理髮部門，更被點名為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剪髮。他稱自己手執理髮刀時，曾經閃過刺殺對方的念頭，「但我知道後果，就是營內一半人會即時被處死。」

囚犯跳電網自殺 徹夜慘叫

91歲的波斯梅什稱很多人不堪折磨，入夜後跳向電網自殺，令營地周邊電網掛着無數屍體，「你無法想像被電死者的慘叫聲，我們每晚也被這些叫聲吵醒」。

波斯梅什和帕辛斯基被送入集中營時年僅19歲，年輕的他們快速學懂營內生存之道在於「低調」。波斯梅什說：「當一群人步行時，要避免走在最前或側邊，盡量站在人群中間，遠離惡犬、獄警和囚監。總之就是盡可能保持不起眼，避免受罰。」

前蘇聯紅軍：不敢看他們的眼睛

解放集中營時，前紅軍士兵馬丁紐斯金只有21歲，他憶述當時僅高層事前知悉集中營內的慘況，他和很多士兵是在攻入後才發現真相，「你很難直視倖存者，我記得他們每個人的臉孔，尤其是他們的眼睛，反映了他們經歷了何等苦難」。

目標：集中營叫安倍反思戰爭遺禍

《日本時報》日前發表社論，指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，除了要向受害者表達慰問，也是給日本人、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政治領袖一個機會，深切反思日本的戰時行為對亞太區人民造成的痛苦，下定決心反戰及反種族和其他種類的歧視。

教育真相 修補戰爭裂痕

歐洲國家在二戰後積極和解，最終誕生出歐盟。反觀亞洲，戰爭歷史的影響遺禍至今，日本與中國及韓國的外交關係仍

隔着深刻裂痕。要修補裂痕，教育是重要一環，日本政府應勇於面對戰爭歷史的真相，讓下一代思考從中學習到些什麼。

正如奧斯威辛集中營遺址一樣，作用不止是悼念，亦用於教化。博物館讓德國、波蘭及以色列的年輕人——當時的加害者及受害者的後代，一同了解大屠殺的歷史。東亞正缺乏此類設施，證明國家之間從戰後至今一直未真正和解。

在戰後時期，德國一直不遺餘力將該國在大屠殺中該負的責任告訴下一代，亦努力向被納粹迫害的國家尋求和解。1970年，西德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紀念華沙猶太區起義死難者的紀念碑前下跪，望獲得寬恕。2000年，共6,500家企業合作成立52億歐元(約454億港元)的「紀念·責任·未來基金」，向16萬多戰爭受害者賠償，並加強歷史教育。2010年，德國政府捐出6,000萬歐元(約5.2億港元)，資助

維修奧斯威辛集中營，多年來亦不間斷追查仍逍遙法外的納粹罪犯，以及在柏林興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。

安倍上周訪耶路撒冷參觀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時，表示「現在明瞭一群人被挑選為歧視及仇恨對象有多殘忍，必須努力實現沒有歧視、沒有戰爭的世界」，卻避談日本侵略歷史。若日本不願意睜開眼睛，將永遠無法與鄰國達成和解。



■集中營內豎立了一塊骷髏頭木牌，令人不安。美聯社

《最終解決方案》

1941年，在一份由納粹頭目戈林簽署的文件中，出現「最終解決」一詞，亦即是指要消滅所有歐洲猶太人。及至翌年1月，納粹德國官員在柏林近郊召開「萬湖會議」，討論「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」，落實了有系統地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。

根據方案，猶太人被運到東方勞動，「其中大部分毫無疑問將通過其自然減少的方式消滅，對於最後還能留存的抵抗力最強的那部分人，必須以相應的方式處置。」結果，在「最終解決」猶太人的行動中，出現了像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樣採用毒氣室、焚屍爐等成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。

■遺址堆放了被殺猶太人的鞋子。法新社

噩夢揮不去 「集中營內雨一直下」

集中營的慘痛記憶不僅是倖存者揮之不去的噩夢，對其家人、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也是沉重的心理包袱。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記者里希特曼的祖父希佩爾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，他早前跟隨祖父重訪傷心地，心裡盡是說不清的感受，並形容：「集中營內似乎永遠都在下雨，你幾乎無法想像這地方被陽光照射的畫面。」

希佩爾生於波蘭，1944年被送入集中營。當時年僅13歲的希佩爾見到營內煙囪冒出煙霧，還天真以為是在烘焙麵包(實際是火化屍體的煙)。里希特曼表示祖父為人開朗風趣，但重返集中營時卻是前所未有的地沉默寡言，並形容營內保存下來的一事一物，也足夠牽動任何人的情緒，無論是髮梳、眼鏡、鞋子還是鞋蠟，「就連鳥兒也知道不應在這裡歌唱。」

■有倖存者身上穿著和當年相似的囚服「囚衣」。對暴行館路透社